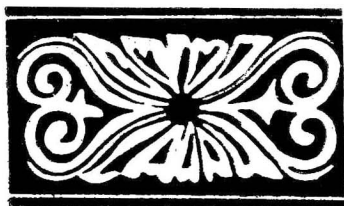


苗侗文坛

1999 1



MIAODONG WENTAN



苗侗文坛 1999 年第 1 期总第 40 期

主 办 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
编 辑 苗侗文坛编辑部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
邮 编 556000
电 话 [0855]8222632
主 编 杨 赟
副主编 吴佳新
印 刷 贵州省黄平县民族彩印厂

黔新出(98)内资准字1087号

苗族与侗族审美比较研究	朱慧珍	(3)
苗族诗歌形态美对中国古代诗歌		
形式的影响	杨振和	(71)
丰富精湛的少数民族		
诗学、美学		
.....	过 伟	(39)
潯水文化类群述论	舒向今	(47)
蚩尤是滇南苗族历史之祖	王万荣	(63)
楚之《杓机》即苗语楚书	杨振和	(71)
东部方言区苗族“吃猪”仪式散论		
.....	吴晓东	(78)
从生态博物馆建设看贵州		
民族文化保护	龙超云	(89)
试论侗族传统精神文化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	吴 嵘	(92)

水:作为侗族文化的意象	余达忠	(103)
——试论侗族与水的关系		
走向世界舞台的侗族优秀文化	吴万源	(114)
过苗年.....	王凤刚	(123)
野道爬坡节.....	依 绍	(126)
城步苗族的龙、狮舞	杨胜科	(130)
泪洒平秋.....	邓敏文	(134)
简论苗族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李锦平	(139)
推行苗文之我见.....	吴善宗	(146)
沈从文谈民主.....	〔美〕金介甫著 彭 京译	(152)
封面设计.....	石俊生	

苗族与侗族审美比较研究

□ 朱慧珍

民族审美比较是民族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苗族与侗族的审美比较揭示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审美特征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同时说明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苗族和侗族是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南方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区域相近，多聚居在贵州、湖南、广西、湖北等省区。不少苗族村寨与侗族村寨毗邻，历史上交往甚密，在审美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突出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崇尚群体美，团结互助，热情好客。如侗族每到一处，定居前必先建鼓楼，后建房，鼓楼的高度要高于所有房屋，成为村寨群体的象征物。侗族、苗族的婚姻恋爱、村寨交往都带群体性。“坐妹”、“跳坡”、“杨梅节”等是侗、苗的群体恋爱方式。“月也”（集体做客）、“打同年”是侗、苗村寨之间的集体交往形式。在侗族和苗族同胞的心目中，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群体的利

益不容任何人破坏。为维护群体利益、必然引伸出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热心公益、热情好客等美德。第二是崇尚女性美。侗族至高的神是女神萨岁，主管生育、交通等方面的神也多为女神。在侗族文学史上，塑造得最有光彩的是女性形象。苗族崇拜蝴蝶妈妈。苗、侗的亲属关系及称呼，仍以母性为中心，如苗族对父母连称时不称“父母”，而称“母父”，“母亲”置于“父亲”之前。母亲的姐妹的子女，侗苗皆称“兄弟姐妹”，姨表之间不能通婚。苗族和侗族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较之汉族、壮族妇女高。出嫁前有“姑娘田”，出嫁后仍可继续使用。出嫁时，男方要向女方母亲送“奶母钱”，以示感谢母亲养育之恩。女性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在婚姻恋爱环境方面较之汉族宽松。

形成侗族、苗族审美共同性，有其经济、社会历史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第一，苗族、侗族地区聚族而居，长期保留着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必须互相依存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就形成了苗、侗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崇尚群体美的审美意识。

第二，苗族、侗族对女性的崇拜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苗、侗地区社会发展缓慢，保留较多的母系氏族的遗迹，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苗族侗族妇女在社会劳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恩格斯在谈到妇女由母系氏族的主导地位向父系氏族的受制地位转化时，特别强调妇女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的作用的变化，他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

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①苗族和侗族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他们不仅担负了大部以至全部的家务劳动，而且还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种地、犁田、插秧、砍柴、撑船、网捞鱼虾，处处都有妇女的足迹，她们和男子一样共同创造了社会和家庭财富。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或摆设。这便是保留和深化苗族侗族尊崇女性的审美意识的深刻社会原因。

第三、苗族、侗族审美意识有共同点还由于苗族、侗族居住地域和自然地理环境相近，苗族、侗族之间交往较多，审美意识互相影响和渗透。

但苗族和侗族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历史、经济状况、自然环境，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特征。其审美意识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苗族多崇尚力，赞美崇高，侗族多赞赏智慧，崇尚秀美。崇高是一种雄伟壮观的美，它不仅表现在数量、力量的巨大方面，而且表现在艰巨的斗争中显示出来的雄伟、博大的气魄上面。苗族对力的崇奉，对崇高的赞美大量表现在苗族的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之中。在《苗族古歌》中，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雄伟的气魄塑造了三十几位巨

人的形象，他们外形巨大，力量超人，有一种超现实的力量。传说中的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纳罗引勾就是一位力大无穷的巨人，他有“两个厚臂膀，还有八节大桩脚。臂膀大，像山坡，脚板长，两里多。十二丈布盖不住他的半个膝头，两千张蓑衣缝不成他一个裤兜兜。他伸手揽得云，覆手戳穿地，三千担糍粑不够他一餐，九百坛酸鱼不够他两口，打鼻鼾像万头老虎吼叫，他咳一声嗽像十二个雷公劈山头”。是他，“将粗臂作柄，手掌当刀，把天地切成两半”，是他，“两脚踩地，两手撑天，脚踩地，地陷千尺；手撑天，天高万里”，像这样的巨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正是这一群巨人以“九岭当炉子，九冲当风箱，岩包当钉锤，山头当砧磴”，“山梁当拉条，山坳当把手”，燃起熊熊烈火，打柱撑天。他们“一锤打下去，百鸟忙飞跑，两锤打下去，野兽全惊逃，三锤打下去，平地变山坳”。他们打出的擎天柱像五座大山那样雄伟。然后，他们又以雄伟的气魄，不屈不挠的精神铸造日月，冒着巨大的艰险将日月牢牢地钉在天上。^②从这些古歌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苗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伟大的气魄，坚强的意志，而且窥探到了苗族崇尚伟力，赞美崇高的审美特征。

苗族这一审美特征不仅表现在苗族古歌中，而且深深积淀在民俗文化之中，苗族的芦笙歌舞、踩鼓舞、斗牛、斗马、拉鼓、爬竿等文化习俗都凝聚着苗族对力的崇奉和对崇高的赞美。芦笙是苗族特制的大型管乐。一队芦笙由十几支以至几十支芦笙组成。芦笙声音宏亮，震天动地。大型芦笙比赛声音响彻几十个村寨，芦笙音响堪称世界乐器之最。苗族踩

鼓舞手、足、身体大幅度摆动，强劲有力，被誉为“东方迪斯科”。苗族的竞技活动如“斗牛”、“斗马”、“拉鼓”（类似大型拔河）、“爬坡”、“龙舟竞赛”等都是力的角逐。而“爬竿”、“上刀山”、“下火海”等苗俗不仅赞美了人的力量，而且表现了勇敢顽强。所谓“爬竿”（也称“爬坡竿”），是在坡场上竖立起一根涂上桐油或鸡油的滑溜溜的竹竿或木杆。竿长四、五丈，竿顶上挂着酒肉等奖品。参与竞赛者爬到竿顶取下物品，倒立而下才算优胜。“上刀山”则是用许多把刀搭成刀梯，把刀口向上，人用脚踏着刀口向上攀登，穷顶而脚不伤。“下火海”则是将一张铁犁烧红，脚从犁面踩过而脚不伤。能操以上绝技者爱到苗族人们赞美和拥戴。此外，苗族的装饰也崇尚厚重。节日盛会，苗族妇女耳上的银饰坠至两肩，胸前银项链一圈一圈直至腹部，头上牛角似的银饰沉甸甸，身上还有镶满银饰的银衣。有的妇女身上的银饰多达二、三百两（府库秤）。所有这些习俗文化都折射出苗族对力量的崇奉，对崇高的赞美。在文学作品中，苗族以塑造巨人形象为特点，侗族则以塑造优美的女性形象见长。在侗族女性文学画廊中，有智勇双全，与敌人血战九年的女英雄杏妮；有以真挚的爱情，惊人的智慧支持农民起义领袖吴勉的贤内助白惹；有以自己高超的智慧向皇帝抗争的艳妮；有大胆向礼教挑战，智斗地主的娘梅；有为求得女儿幸福而甘愿变作母牛的遂美娘……这些女性形象不乏崇高的境界，但作者在描写她们时，着力表现她们的似水的柔情，无私的母爱，高超的智慧和秀美的身材和外貌。如农民起义领袖吴勉的贤内助

白葱（又称长发妹），作者是这样描绘她的：她“脸蛋像红艳艳的山茶花，眼睛像水灵灵的山葡萄”，“全身长得白莹莹，头发乌黑闪亮，又韧又长，在溪边洗发，长发撒在水里像一张大网；站在木楼上梳头，长发垂下木楼；梳成六耳云髻，像盛开的花一样”。^③为了帮助义军突围，她一面让姑娘们在山顶上摆下芦笙歌舞阵，诱敌上山，一面向山下敌军投掷巨石滚木，同时派人偷袭敌人后方。两下夹攻，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白葱与吴勉分别之时，“白葱送吴勉到鼓楼，唱了十支送别歌。白葱送吴勉到风雨桥头，唱了十支望郎歌”。吴勉走后，白葱天天到风雨桥头等吴勉归来，以至“风雨桥头那块大石板被白葱站出了两个脚印”。^④在这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美丽、聪明、深情的女性形象。

侗族对柔美的赞赏和对智慧的崇尚还表现在侗族特有的音乐和建筑上面。侗族多声部民歌（侗族大歌）是侗族音乐之精粹。侗族大歌和谐流畅，配合默契，节奏自然，缓急有序，时如潺潺流水沁人肺腑，令人心旷神怡；时如鸟叫蝉鸣，争相应和，拨动着人们欢快的心曲，侗族笛子歌、河边歌、琵琶歌细腻抒情，委婉动人。饮誉中外的侗族鼓楼、风雨桥造型独特精巧，不用一颗铁钉，各部分自然组合成一个牢固精美的整体。这不仅体现了侗族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而且透露出侗族人民对和谐美的追求。

第二、苗族与侗族在审美上的差异还表现为：苗族崇尚冲突美，崇尚悲剧，侗族崇尚和谐美，偏爱喜剧。苗族民歌曲调除飞歌外多低沉压抑，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没有侗族

民歌那样开朗、轻快。苗族古歌、史诗、民间传说故事内容多诉说苗族苦难的历史，艰苦的斗争经历以及生活的艰辛。而且，作者在叙述故事时不回避矛盾，不隐晦曲折，也不在英雄牺牲后来一段幻想式的描写，而是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惨烈悲壮的场景直接了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起读者的震惊。如英雄史诗《格洛格桑》，它叙述了苗族古代英雄格波禄和祖德龙带领苗族子孙前赴后继与敌人战斗的艰苦历程。在战斗中，格波禄为了掩护苗族群众转移，“不幸一连中三箭，死了不倒地，还在搭箭张满弓，昂头挺胸顶天立。这天正是四月八，天神悲伤也下了雨”。^⑤苗族的另一位首领祖德龙，继承先烈遗志继续战斗，“祖德禄好比猛虎下山岗，带领人马往前闯，他挥舞钢刀左右劈，头落就如滚瓜样，敌人的鲜血四处溅，沾湿了他的衣裳，敌人碰上他的钢刀，一个个成了肉酱”。但最后终因部将酒醉失误，加之敌众我寡，英雄祖德龙在掩护群众撤退时壮烈牺牲。他牺牲的场面十分壮烈：祖德龙刚刚退到嘉坝西，连中了三箭，他瞪大眼睛，咬紧了牙关，使尽全身力，射出最后一箭，不偏也不倚，射瞎了胡太郎（敌人首领）的左眼，祖德龙终于死了，天崩地也塌，他死的这天，也是四月八”，“祖德龙死后，没有倒下地，瞪着一对大眼睛，挺立在嘉坝西，象尊天菩萨”。^⑥苗族史诗《张秀眉之歌》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张秀眉是苗族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了苗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清代：“咸同起义”），起义群众上百万，义军遍布一百五十多个州府，时间持续十八年，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但终因反动势力强大，加上内

奸出卖，张秀眉和他的部将先后战死或被俘。在《张秀眉之歌》中既有苗族苦难生活的描写，又有秀眉和他的部将先后战死或被俘。在《张秀眉之歌》中既有描写，又有奋起抗争的巨大声势；既有黄飘、寨头大战役的英勇壮烈，又有丧失警惕而招致的惨重失败；既有视死如归的英雄又有出卖灵魂的小丑……处于这幅壮丽画卷中心的，就是英雄张秀眉。作者以深沉的情感，雄浑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张秀眉的起义，斗争，失败，壮烈牺牲的全过程。史诗写道：张秀眉领导的起义“搅得江河水浑浑，反得地方乱纷纷，震得王座摇摆摇摆，震得皇宫要垮台，皇帝为你长皱眉，长睡不暖半张席。”^⑦对于张秀眉的被俘，作者写道：“长久打去又打来，我们人少打不赢。官兵捉住张秀眉，轰轰隆隆山岭崩，大龙小龙纷纷起，大龙小龙齐呼啸，声声呼啸长悲愤，一省苗人都震惊！”^⑧张秀眉牺牲的场面更为壮烈：

抬着秀眉到长沙，
汉官心子真毒辣，
割秀眉肉逼他吞，
头“点天灯”苦肉刑。
“徠华”官问张秀眉，
“传你名声大如山，
说你身魁象仓库，
终归让我捉来关；
这回你要投不投？

你不投降我就斩！”

秀眉回答“汉亚官”，
声声就象鼓锣响，
就象龙王迸出来，
山山岭岭都震荡！
“杀我秀眉杀不完，
苗家繁殖如鱼仔，
以后我还要站起来，
又要起来大造反，
杀绝你们汉家官！”

.....

刀砍英雄张秀眉，
英雄头落河沙地，
两只眼睛怒火红！^⑨

以上事实充分表现了苗族对悲剧美和冲突美的崇尚，在苗胞心目中，敢于面对尖锐斗争的才是英雄，敢于大斗争中牺牲自己的才是英雄。他们深知，美好的生活离不开尖锐的斗争，离不开英雄的牺牲。

侗族文学中也有悲剧，侗族文学也写矛盾斗争。但在悲剧的结尾，作者往往将惨烈的牺牲场面有意略去，加上一些幻想式的结尾，以冲淡悲剧气氛，使读者（包括作者）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这种描写充分表现了侗族对于和谐美的追求。侗族的这一审美特征大量表现在民间传说故事和英雄史诗之中。如对侗族农民起义领袖吴勉的描写就是一例。吴勉

领导的义军发展到二十万，声威振湖广，最后被反动派残酷镇压，吴勉壮烈牺牲。但在侗族民间传说故事中并没有正面写他牺牲的惨烈场面，而是着重描写他的本领智慧，如写他可以把箭射到皇帝的宝座上，可以将拔起的树倒栽成活，可以用鞭子赶石头筑堤坝等等。关于吴勉的死，作者是这样描写的：敌人捉住了吴勉，吴勉悄悄对母亲说：“妈妈，官家是杀不死我的，他们砍下我的头以后，你只要把我的头安放在我的颈上，把我抱在怀里喊三声‘我的儿子吴勉’，我会活转来”。敌人砍下了吴勉的头扬长而去，吴勉母亲照吴勉的话办，吴勉果然又活过来，继续领导群众斗争。在侗族心目中，吴勉是不死的，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杏妮，是一位领导人民与地主抗争的杰出女性，她领导侗民与敌人斗争九天九夜（一说九十九天，另一说九年），最后弹尽粮绝，他的丈夫以及部下群众大都战死，此时“杏妮登上山顶，不见杏妮母子，只见潭水清清，水中游着三条红鲤，官军找来毒药毒草，丢进潭里，不见鲤鱼出来，只见水面飞起了三只美丽的金鸡。”^⑩这段描写给人的感受除了悲壮之外，更多的是深情，柔美，给人留下的不是惨烈的战争场面，而是美丽的遐想。

苗族文学中对张秀眉牺牲场面的描写和侗族文学中对吴勉、杏妮的牺牲场面的描写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前者是震惊、悲愤、崇敬，后者是深情、柔情、和谐，这充分证明了苗族、侗族审美的差异性。和谐固然是一种美，它体现了人们对和平、幸福、宁静、友好的理想追求。冲突也可以构成美，是因为人类的美好理想常常跟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结缘，通过斗争实现人们的美好理想，通过斗

争使人的崇高美得以充分显现。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以正义一方的失败、死亡为结局，这便构成了悲剧，因此，崇尚冲突美的民族也必然崇尚悲剧美，苗族就是如此。

如前所述，苗族崇尚悲剧美，而侗族则更偏爱喜剧美。侗族对喜剧美的偏爱集中体现在机智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侗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的机智人物的故事，如《卜宽的故事》、《陆本松的故事》、《满根的故事》、《培三桑的故事》、《财主背长工》、《田仔打田公》等等。在这幅机智人物的画廊里，有聪明机灵的长工，有才华横溢的歌手，有贤惠隽秀的巧媳妇，有巧“偷”财主的小偷……他们心灵聪敏美好，行动则幽默滑稽，他们的斗争内容严肃庄重，而行为方式则往往是嬉戏、作弄、玩世不恭，具有极强的喜剧性。在机智人物故事中刻画得最为出色的要算长工的形象。长工受尽地主的压迫，生活在苦难之中，但在侗族文学中，一个个长工都是那样的聪明能干，性格开朗，妙趣横生。长工天神哥给财主敬献鲜鱼汤，逗得财主笑咪咪，实际上是将财主田里的鱼全放跑了；长工卜宽表面遵从财主嘱咐去卖盐，实际上将盐倒到田里喂了蚂拐；长工二可表面上是按财主的要求让牛“吃饱”，实际上是放牛去吃财主的麦苗；长工满哉谷表面上是“一切听主人安排，学主人的样”，而实际上处处帮倒忙：满哉谷跟财主去挑油，财主摔了一跤，他也学着摔倒，将一担油泼了一地。

小偷在人们心目中是丑的形象，但在侗族机智画廊里，小偷满根却是一位智慧横溢、可亲可爱的喜剧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从不偷穷人的东西，专偷财主的东西，把偷到的分给穷人，而且他偷得那样巧妙，那样有趣。他不仅能偷财主本人，

说“偷得了，给他打一顿，偷不去，就要砍满根的脑壳！”晚上，财主睡在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满以为万无一失。半夜里，满根将财主上楼的梯子悄悄移开，将张开大口的大麻袋挂在楼道口上，然后到后院燃起一堆大火，高呼“救火！”财主闻声以为自己的房子着了火，忙冲出房门，跑到楼梯口，一脚踏空，掉进满根张开的麻袋里。财主就这样被满根偷到了手。

以上所说的苗族与侗族审美特征的差异只是相对的。苗族崇拜力，赞美崇高，崇尚悲剧，但也不乏秀美和喜剧；侗族崇尚秀美、智慧和喜剧，但也不乏崇高美和悲剧美，所不同的是各民族有所侧重罢了。审美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是一种活结构，各民族之间的审美意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是审美意识发展的规律之一，何况苗族和侗族居住的区域相近，交往较密切，因此，我们对苗族和侗族审美的差异性不能作绝对的理解。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形成苗族和侗族审美差异性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审美意识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意识，它的形成是由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生活状况以及生活环境决定的。苗族是一个经历长时间、远距离、大幅度迁徙的民族。苗族祖先可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蚩尤部落联盟。民族压迫，苗族先民被迫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后来由于部落的纷争和进入阶级社会后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又由长江流域迁徙到西南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苗族同胞在迁徙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时时遭到追击和驱赶，同

时还受到水旱灾害的侵扰。长时间、远距离、大幅度的迁徙，残酷的、频繁战争，需要付出巨大的力量和牺牲，从而培养了人们崇拜力，赞美崇高的审美情趣。其次，苗族又是一个备受压迫剥削，苦难深重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反抗斗争的民族。历代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视苗族为隐患，多次派兵征剿，苗民奋起反抗，爆发了无数次起义。但由于种种原因，斗争屡遭失败，损失极为惨重。在苗胞心中留下了无数惨烈悲壮的场面和英雄的悲歌。仅以清代第一次苗民大起义……包利、银红领导的雍乾起义为例，为了不使妻女落入敌人之手，许多人在出征前“多手刃妻而后出抗官兵，锐不可当。”^⑮在起义军的顽强进攻下，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义军被反动派残酷镇压，苗民被杀、被围困饿死者不下三十万人，上万义军家属被迫迁往他乡或发配为奴，景象惨不忍睹。但顽强的苗民并不因此被吓倒，他们踏着先烈的血迹举行了一次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无数次激烈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苗族人民的顽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这就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苗族崇尚冲突美、悲剧美、崇高美的审美意识。

再次，苗族赞赏力，赞美崇高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苗族生活的生产环境、自然环境有关。苗族多生活在高山峻岭之上，面对巍峨的群山，莽莽的原始森林和凶猛的野兽袭击，需要有强大的体力，勇敢的斗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崇高的自然环境的感染熏陶以及与崇高的自然环境的斗争必然形成苗族崇奉力，赞美崇高的审美意识。

侗族的情况则与苗族有所不同。侗族也是一个经过迁徙的民族，但迁徙的时间较短，迁徙的范围较小，或从广西梧